

• 王雲五主編 •

人人文

特

號

娜

娜
中冊

著 拉 左

譯部審編館本

行印館書印務商灣臺

左 拉 著
本館編審部譯

娜

娜

中冊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復刊人人文庫序

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，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。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。單號每冊八元，雙號十二元，特號二十元。其種數之多，定價之廉，冠於全國。及六十二年秋後，紙張價格奇漲，且不易得，其他工料莫不稱是。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為主，隨成本而增價，殊違本旨，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，暫不重版。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，然已漸趨穩定，籌謀再四，決從五月起，仍予復刊，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，其原出各書，銷數較廣者，仍予重版，以應讀者需求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，雙號十八元，特號三十元，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，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，仍稍虧損在所不惜。

復刊以後，選材益加審慎，範圍亦日廣，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，且後來居上。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。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

，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，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，不難與時並進，遞增至數千種，乃至萬種，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，此則所殷望也。

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，特號因多載名著，爲存其真，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，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卽其一例也。
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

第六章

胡恭夫人覺得獨自與她的兒子喬治住在芳呆特很寂寞，便邀摩法伯爵與他的妻女到來住一個禮拜。他們在昨天到了。胡恭夫人的住宅是十七世紀末期建築的，宅外有很大很大的方形園牆，却沒有什麼點綴品；然而花園裏，却有很美麗的樹蔭，又有活水的池塘，有不涸的源泉接濟着。這花園沿着由奧烈安到巴黎的大路，像一段綠波，像一叢大樹，把這遍地菽麥的平原的單調的風景增加了許多韻致。

十一點鐘的時候，午飯的鐘聲響了第二次，衆人都在膳堂會合了。胡恭夫人很慈祥地微笑；

在沙蘋夫人的臉上重重地吻了兩吻，說：

「你須知，住鄉間乃是我的習慣……我在這裏看見了你，令我變嫩了二十歲……你在那舊臥房裏睡得很舒服嗎？」

她不待沙蘋夫人回答，便轉身向愛斯迭爾說：

「你也只打了一個盹嗎？……好孩子，吻我罷。」

衆人坐在廣大的膳堂裏，膳堂的窗子是向花園的。大家只坐在那長大的食桌的一頭，因爲坐近些便親熱些，沙蘋很快活，想起了少年時代的事情，便向衆人談及：說她在芳呆特住過許多個月，遊覽了許多次，有一個夏天的晚上，她跌在池塘裏，有一個冬天的晚上她在一個衣櫥裏發見了一部很舊的騎士小說，便在葡萄蔓的炭火前讀了一晚。喬治隔了幾個月不見伯爵夫人，現在看見她很奇怪，她的面容有些變化了；至於愛斯迭爾却恰恰相反，她更笨了，不多說話，似乎更不振作了。

大家吃的是半熟鷄卵與牛排，很簡單。胡恭夫人便嘮叨地埋怨屠夫們，說他們要不得。她要

買什麼，都在奧烈安買，而人家從來不會照她的單子賣給她。再者，賓客們吃得壞，乃是他們自己的不是：他們來得太遲了，不合時令了。她說：

「這是沒有意義的。我從六月起就等你們來，直到而今九月半了，你們纔來……所以，你們看，這不成個樣子了。」

說着，她把手指着樹上的初黃之葉。天色黯淡，綠雲掩住了遠空，是靜和而含愁的風景。她繼續地說道：

「唉！我還等候些賓客，這樣纔更快活些……先說，有兩位先生是喬治所邀請的，一位是福歇利先生，一位是達克奈先生，你們是認識他們的，不是嗎？……還有王多弗爾先生，他在五年前就應承了我，也許今年他決意來了。」

「好！」伯爵夫人笑着說；「如果我們只等候王多弗爾先生，那就糟了！他忙得很！」

「費理伯呢？」摩法問。

「費理伯已經告了假，」胡恭夫人說；「但是，他到家的時候，大約你們已經不在芳呆特」

了。」

僕人送上了咖啡。大家談起巴黎，提及史丹奈的名字。胡恭夫人聽了，輕輕地叫了一聲，說：

「說起史丹奈先生，不是有一天晚上我在你們家裏遇見的那肥胖的銀行家嗎？……他真是一個壞人！他不是替一個女伶買了一份產業嗎？這份產業離這裏只有十里之遠，在庶山之後，居米耶山之旁。全奧烈安的人都失了體面……親愛的，你曉得這事嗎？」

「我完全不曉得，」摩法答：「呀！史丹奈竟在這附近買了一份產業！」

喬治聽見他的母親說到了這事之後，把鼻子幾乎浸在咖啡裏。後來他聽見了伯爵的答話，詫異起來，便抬頭怔怔地望着他。爲什麼他努力要說謊呢？摩法注意到了喬治的神情，便惱了他一眼。胡恭夫人繼續地說出詳情：這史丹奈所買的村名叫美若德村；要到美若德村去，須先上了庶山，直到居米耶山，走過一條橋梁，這樣走去，須多走了兩個基羅米突的路；否則就該走溼路，有變水鴨的危險。

「那女伶叫做什麼名字呢？」伯爵夫人問。

「呀！人家告訴過我的，」胡恭夫人說；「喬治，今天早上那園丁告訴我的時候你是在場的……」

喬治假裝思索的樣子。摩法等候着，同時用手指把一個小匙子打滾。於是伯爵夫人轉向摩法問道：

「史丹奈先生不是同陸離戲院的歌女娜娜要好嗎？」

「娜娜，對了，可恨！」胡恭夫人生氣地說；「現在人家在美若德村等候她。那園丁把一切都告訴了我……喬治，是不是那園丁說今晚人家等候她來？」

伯爵詫異，身子輕輕地跳了一跳。但是喬治却急急地說道：

「唉！媽媽，那園丁不曉得，他是亂說的……剛纔那車夫說的恰恰相反，他說在後天以前，美若德村並不等候什麼人。」

他努力裝做自然的態度，同時丟一個眼角看伯爵聽了他的話有什麼神情。伯爵重新把匙子打滾，似乎已經放了心。伯爵夫人的眼望着遠遠的綠林正在出神，好像不參與談話似的，她的

心中陡然起了一種祕密的心思，口裏却勉強微笑着；至於愛斯迭爾却挺直地坐在椅子上靜聽人家談論娜娜，她那處女的白色臉孔絲毫沒有變動。這時胡恭夫人回復了她的慈祥態度，靜寂了一會，說：

『天啊！我本不該生氣。應該叫世上人人都能生活纔好……如果我們在馬路上遇見了這女人，我們只不向她施禮就完事了。』

大家離桌的時候，她還罵沙蘋夫人今年要人家再三邀請纔來。但是沙蘋夫人自己辯護，把罪過推諉給她的丈夫。有兩次，行李已經預備好了，打算在第二天起程，他忽然收回成命，說有緊要的事情不能走。等到大家以為沒有走的希望的時候，他忽然又決定了主意。於是胡恭夫人也述說喬治也說了兩次要回，結果是回不成；後來她不望他回了，他忽然在前天回來。這時大家到了花園來了。摩法與喬治在兩位夫人的左右，各各反過背去，靜聽她們說話。胡恭夫人在她的兒子的黃髮上吻了幾吻，說：

『我也不說什麼了，喬治回到鄉下來陪着母親過冷寂的生活，總算他好……好一個喬治，

他沒有把我忘了』

到了下午，她耽心一件事。喬治吃了中飯之後，即刻叫頭重，漸漸地叫起痛來。將近四點鐘的時候，他想要上樓睡覺，這時唯一的醫方；他說睡到明天的時候，他的病可以完全好了。他的母親要自己看他上床，但是，她出了房門之後，他跳起來把門門關上了，藉口說是不願意人家來煩擾他。於是他嬌聲地叫「晚安媽媽，明天見！」而且說他只打一個盹。其實他並不再睡，他的臉色放光了，眼睛閃爍了，悄悄地再穿了衣服，在一張椅子上坐着不動，只靜候着。等到晚飯的鈴響了之後，他窺見摩法伯爵走向客廳去了。十分鐘之後，他曉得不會給人家撞見了，於是取了一根爬牆繩子，從窗子裏很活潑地爬下樓來。他的臥房在第一層樓，窗子正對着屋後。他投入了叢林裏，滾出了花園，連跑帶跳地走過了田野，向庶山方面走去。他的肚子是空的，他的心滿貯着熱烈的情緒。時已黃昏，天上開始下些細雨。

恰是今晚娜娜該到美若德村來。自從五月以來，史丹奈替她買了這一處別墅之後，她日夜只渴想到來安排，想到流淚爲止；然而每次請假都給鮑特那富拒絕了，他說須到九月纔行，藉口

說是在展覽會的期間內生意正好，決不肯讓人替她登台，一晚也不可以。到了八月底，他又說須等到十月。娜娜動了氣，說她非在九月十五到美若德村來不可。她甚至於邀請了許多人來，當場與鮑特那富挑戰。她本來很內行地抵抗了摩法許久，有一天的下午，摩法到她家哀求她，至於周身發抖，她終於答應做個好人，但是非在美若德村那邊不可。她與他約的也是九月十五。後來到了十二日，她忽然要帶了索愛一人就走。因為她怕鮑特那富既然知道她十五日走，也許他會想法子阻止她。現在她叫醫生出了一張病證，寄了給他，把他丟在巴黎，豈不是一件快樂的事！她自思：獨自一人先到了美若德村住兩天，沒有一個人知道，豈不是好？她起了這一個念頭，即刻推索愛收拾行李，把她推上了馬車，然後很感動地吻她，請她原諒。直到了火車站的食室，她纔想到應該寫一封信告訴史丹奈。她說：如果他想要一個很新鮮的娜娜，請他等到後天纔來找她。後來她又想起一件事，又寫一封信請求她的姑母馬上把小路易領了來。鄉下的空氣對於嬰孩是多麼有益！而且在樹林下玩耍是多麼快樂！從巴黎到奧烈安，在臥車上，她只說的是這話。她一時動了慈母之心，便把花兒鳥兒與她的孩兒混在一起說，說得眼睛都溼了。

美若德村離車站有三十里之遠。娜娜找了一個鐘頭纔找着了一輛車子，這是一輛很大很大的，然而破壞了的馬車。車子慢慢地走，加上了一種碎鐵的聲音，車夫是一個沈靜寡言的老翁，却給娜娜問了他一大堆的事情。他是不是常常從美若德村經過？那村是不是在這山坡的後面？村裏該有許多樹子，是不是？至於那屋子，遠遠地可以望見嗎？那老翁不好氣地喃喃作答。娜娜心裏急於要到那別墅，竟在車上跳舞起來；至於索愛却怪她這樣早就離開了巴黎，挺挺地坐着，現出老大不高興的樣子。忽然那馬停了脚步，娜娜以為是到了，把頭探出了車門，問道：

「呃？我們到了嗎？」

那車夫用不着回答，只向馬的身上加鞭，那馬便很辛苦地爬上山坡。娜娜瞻望着那灰色的天空之下的廣漠的平原，與天上堆着很大的朵雲，心裏十分快樂。

「唉！看呀，索愛，這裏有的是草！這些都是麥嗎？……天啊！這是多麼好看啊！」

「這可見夫人不是鄉下人，」索愛終於冷冷地說了，「我呢，我在那牙科醫生家裏做工的時候，他在波其華有一所屋子，所以我對於鄉村是很熟悉的……呀！今晚的天氣很冷。這裏的氣

候潮溼得很。」

這時大家在樹林下經過。娜娜嗅着樹葉的氣味，像一個少年的狗。忽然間，轉了一個路角，她從樹枝裏透望過去，瞥見一所住宅的一角。也許是這裏了；她又開始詢問那車夫，他仍舊搖頭說不是的。等到大家下了山坡的另一面之後，他纔把鞭子一指，說道：

「您看，就在那邊。」

她站起來，把全身探出了車門之外，還看不見什麼，便囁說：

「哪裏？哪裏？」

她終於分辨出一堵牆壁來了。於是她連叫帶跳，活現出一個有了激烈的感觸的婦人。

「索愛，我看見了！我看見了！……你在另一個車門望去罷……唉！屋頂上有磚砌的平台。那邊還有一個花廳呀！寬得很……唉！我喜歡極了！你看，索愛，你看！」

車子在鐵柵前停了。一個高大而乾枯的園丁，手拿着叻帽，來把一個小門開了。娜娜想要維持自己的尊嚴，因為剛纔那車夫雖則閉口不說話，似乎他在肚裏嗤笑她了。此刻她忍耐着，從容

地走路，聽那園丁說話。這園丁却很多話了，他說屋子沒有收拾好，請求夫人恕罪，因為他今早纔收到夫人的信。娜娜雖則努力要裝從容不迫的態度，然而她的腳已經不着地，她走得這樣快，竟令索愛趕她不上。走到了小路的盡頭，她站住了一會兒，放眼端詳了那屋子一眼。這是意大利式的一所大別墅，屋旁另有一座小屋子，是一個英國的富翁建築的。他在那伯爾住了兩年，所以他要自己建築意大利式的屋子，然而不久他又討厭了。

「讓我引着夫人看去，」那園丁說。

但是她已經比他先走了，她說用不着起動他，她自己會去看，而且她覺得如此更好些。她的帽子且不脫，早已奔進了屋子裏。她呼喚索愛，在走廊裏遠遠地同她說話，這數月來沒有人住的屋子的沈寂，給她的笑聲與呼聲打破了。先看那通過室：有幾分潮溼，但是不要緊，她並不在那裏睡覺。客廳裏佈置得很時髦，窗子正對着草畦；只有紅色的家具不好看，將來她換過就是了。至於說到飯廳，呀！是多麼漂亮的飯廳啊！假使在巴黎有這樣寬高的飯廳，豈不够人娛樂！她走上了第一層樓，忽然想起她還沒有看那廚房；她叫了一聲「呀！」便又走下樓來。索愛一見了廚房便非

常地讚賞，那洗碗的石槽是多麼美！竈的內部是多麼寬，人家可以在灶上烤一隻全羊！她再上樓來的時候，看見了臥房越發快活。這是路易十六式的陳設，壁紙是粉紅色的。好啊！在這房裏一定睡得很舒服！後來又看了四五間賓客的臥房，最後看到頂樓的漂亮的收拾房，很適宜於存放行李。索愛仍舊不高興，每看一間房子只瞟了一個冷眼。她跟在娜娜後面，漸離漸遠。她望着娜娜勇敢地爬上了崎嶇的樓梯，直上天台。謝謝吧！她不要跌斷了手脚！忽然遠遠地來了一陣呼聲，像壁爐的煙肉裏放出的聲氣一般。

「索愛！索愛！你在哪裏？上來呀！……唉！你是想不到的……這竟像個天宮！」

她喃喃地埋怨着，上了梯子。只見娜娜站在屋頂上，倚着磚砌的欄杆，注視那越遠越寬的山谷。天涯是廣漠無邊的，被灰色的水汽瀰漫了，一陣狂風吹走了細雨。娜娜迫得用雙手扶定了帽子，不讓狂風吹跑了，然而她的裙腳飄飄，好像國旗當風，劈拍作響。索愛把頭縮了進去，說：

「呀！不行，不行！夫人要給風吹跑了！……多麼厲害的風啊！」

娜娜聽不見索愛的話，只管低頭望着她的產業。圍牆以內約有七八畝的地皮。此外便是一

個很大的菜園。她連忙下樓，在樓梯上推索愛急走，吃吃地說道：

「滿地是些白菜……唉！這麼大的白菜……還有生菜呀，酸菜呀，葱子呀，樣樣都有。快來，快來。」

雨下得很厲害了。她打開了白綢的陽傘，竟向小路上便跑。

「夫人仔細冒了風寒！」索愛叫着，只在階臺的廊下停留着不走。

然而娜娜偏要看。每看見了一種菜，便嚷起來。

「索愛，這裏有許多菠菜來呀……唉！還有些百葉菜！奇了！奇了！百葉菜也有花的嗎……呢？這是什麼？我不認得這個……來呀，索愛也許你認得。」

索愛不動。夫人大約是發狂了。天下了傾盆的大雨，白綢的陽傘變黑了；這傘並不能遮蓋夫人，她的裙子已經溼透了。然而她一概不管。她冒着雨看了菜園又看菓園。每逢一樹必停步，每逢一菜必低頭。後來她又跑到井前，放眼望一望井底，揭開了一個護菜罩子看下面有些什麼，她看見了一個很大很大的南瓜，便聚精會神地瞻望了一會。這時她的心恨不得即刻走遍了那些小